

天鵝

副刊

龍江故事

从东北扎龙到苏北盐城

□韩文友



《森林之舞》绝版木刻 47x70cm 2024年 张士勋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董云平 执编/版式:石琪 美编:倪海连 投稿邮箱: a84655106@163.com



《盼》水印木刻 30x60cm 蒙希平

乌裕尔河犹如松嫩平原上一根细长的血管,汨汨流动,漫过大片沼泽,形成无数浅水湖泊。波光闪烁的清澈湖面,仿佛降临大地的蓝色云朵,薄雾拂卷,阒寂覆盖了周边的草地、农田和鱼塘,覆盖了整个扎龙湿地。

两只鹤相隔不远,立在滩涂边上洗嗽。修长的颈伸进水中,又掠出水面,一串串水珠顺着颈项光滑的曲线坠入湖中,悄无声息。表情恹恹的鹤们,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,仿佛站在油画中。又一个清晨来到了这片水域。

伴鹤人的话不多,大概是习惯了孤独,即便面对面坐在屋子里,他也保持着沉默,像一位二年级的学生家长,目光在我们脚下游移不定。一对刚刚满月的小鹤雏,如同两团淡黄色的毛线,不远不近地拖在他的屁股后面。他坐下来,它们就把小脑袋藏进他的裤管,很害羞的样子。他领我们出去走走,它们要跟着;去湖边打水,它们要跟着;他去摘点蘑菇,它们也跟着,轰它们回去,转身工夫,又连滚带爬赶上来,像我们小时候黏着母亲一模一样的。

我们站在湖边说着话,伴鹤人的鞋带被两只小鹤啄开了三次。远处有鹤鸣声传来,我们与鹤一起循声望去。不知道是抢夺什么,还是单纯的心情不好,两个小家伙突然发生了争执,在外人面前厮打了起来,用嘴去凶猛地攻击,用短小的翅子去扑,边打边呱呱地呐喊助威,互不让步,誓将对方制服于地,丝毫不顾及手足情分。我问伴鹤人,你用不用过去劝一劝,他低头瞅了瞅说,不用,它们是来觅食,它们爸妈都管不了,谁也管不了。

伴鹤人的目光落在湖边的滩涂,一对鹤夫妻正悠闲地站在那儿,用长长的脖颈去抚摸对方的羽翼,仿佛这片天空和湖水全是它们的,这个世界只有它们两个,看不出有任何的烦心事和生活压力,像极了一对没心没肺新婚燕尔的年轻人。

“扎龙”语音语意来源说法很多,伴鹤人说,蒙古的意思是“大雁飞过的地方”,满语的意思是“大雁飞过的地方”,而达斡尔语的意思是“落雁”。你看,这一带早就有大雁

飞来飞去了。我说,那么,到底是“飞来”的地方,还是“飞过”的地方呢,这可不是小事。

来自盐城的丹顶鹤研究专家吕士成教授说,明清之交,在达斡尔族人,满族人尚未定居黑龙江两岸之前,扎龙一带便是蒙古族、锡伯族游牧之地,现扎龙湿地南部就是嫩科尔沁蒙古杜尔伯特部落。我恭敬地频频点头,觉得专家说得对。哪支部落最早在此居住,那是我们先民的事,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。而我一厢情愿地认为,蒙古的释意最为妥帖,这里是“大雁”“飞来”的地方,那便一定是故乡了。

没想到,渊博而持重的吕老师又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,初冬时节,鹤群会向南迁徙越冬,准时飞回我们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,那里,也是它们的故乡。吕老师专事湿地珍禽繁育养护研究四十年,这方面我什么也不懂,只能傻傻地、一脸崇拜地瞅着他,不敢理论。

扎龙湿地广阔无边,水草丰茂,是天选丹顶鹤的故乡。但不是唯一的,另一个在2000公里以外,在苏北盐城。不远处的天空被稚鸟的声音笼罩。它们像一群初出茅庐的试飞队员,在奔跑中跳跃,追逐,犹豫,攀升,彼此跟随,又相互脱离。有一只,或许是年纪太小,或许是贪吃,拖着鼓鼓的小肚,翅膀伸展得很开,扇动得很快,但就是不得要领,脚掌坠了铅一般粘在水面上,像一只迎风斗浪的水手,甩开了膀子拼命划桨,手忙脚乱,大汗淋漓,却依旧没有动起来。

最着急的不是练飞的幼鹤,而是伴鹤人。他静静地站在水滩边,如同一位中年得子的父亲,盯着蹒跚学步的孩子,一脸的沉稳与安详,内心却满是担忧。即将飞离水面的小鹤身体稍稍一晃,这位父亲下意识脚下颤,浑身紧绷,仿佛随时可能弹射出去。

或许,这只小鹤刚刚被同伴挖苦,它沮丧极了,它觉得自己太笨了,它觉得父亲大概忘了把飞翔的天赋遗传给它,它甚至觉得,不会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我可以在苇丛中找到吃食,养活自己,否则还能怎么

办呢,空有一双漂亮的翅膀,没有起飞的技能,我还能怎么办呢?

可是,老父亲却不这么想,他远远地望着小鹤,慈爱而焦灼。

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忽然来临。一个宁静的午后,滩涂中嬉戏的小鹤,不知道哪股劲儿用对了,轻轻一跃,滑入低空。一旦滑出水面,划过苇梢,它的表情瞬间庄重起来,它被自己的第一次吓到了,一声惊叫,它飞离了大地,飞上了天空。它越飞越高,它忽然看到了更远的远方,嘶鸣与欢叫,委屈与兴奋,阵阵鹤鸣在空中留下曲度不一的弧线,一匝一匝,余音袅袅。

又一只小鹤飞起来了。夕阳芦苇,金色湖泊,野风辽阔。在北方,丹顶鹤在此栖息,这里的人们便不再孤独,这片土地因此有了诗意与温柔。

伴鹤人心事重重。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,把这片天空吹得又轻又薄,扎龙湿地如此清凉。丹顶鹤要飞回另一个故乡了。

这一天,伴鹤人包了饺子。每一年的这一天,他都要包点饺子,芹菜馅的。孩子要出门了,他不知道,除了让自己忙起来,他还能做些什么。

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。他听见了一声鹤鸣,他没有动。又是一声长长的鹤鸣,他知道这是他的哪只鹤在召唤。他还是没有动,他坐在那儿,他不让自己望向窗外,他让自己坐在那儿不动。

一阵浑厚的鹤鸣声响起,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终于鼓起勇气破门而出。

鹤群从湿地草坡上滑翔而起,掠过小屋的房顶,在上空鸣叫盘旋,张望徘徊。它们要飞走了,带着一双天使的翅膀,从故乡飞向故乡。

一只只丹顶鹤在扎龙上空划过,一代又一代伴鹤人,都是这样,默默地守在湖边。

大自然赋予丹顶鹤一双无与伦比的翅膀,或许就是为了了一次漫长的飞翔。飞越千山万水,穿过茫茫人海——要记得我们的约定,记得回家的路,下一个春天,在这里,我们再次欣然重逢。

飞吧,飞起来是梦想,落下来是乡愁。

父亲的冰灯

□姚继丽

入了腊月,北方的冬天寒风瑟瑟,滴水成冰。冬,赋予孩子们一个童趣的冰幻世界。晶莹剔透的冰,跌落在孩子们清澈瞳仁里,成了新年里最美妙的梦。

儿时盼望过年,是因为父亲可以为制作的冰灯。它坐在老屋院子的一个木凳上,院子洒下“月亮”的影子。影子流动,我的心住进了月光。看到它,我就会感到过年的欢喜和父亲的疼爱。小伙伴带着羡慕的眼神来我家围观冰灯,更让我长了几分得意。无论大门屋檐挂起的红灯,还是我和小伙伴走街串巷挑着的小灯笼,父亲制作的这盏冰灯,带着他的体温和能量,照亮漆黑的长夜。这束浸满温暖的光,让我不再惧怕黑夜和长大。

过年掌灯,是传统习俗,寓意喜庆,也是儿时我对新年最大的一个盼望。

除夕前两天,父亲开始准备好一大一小两个铁桶,后注入过半的清水。大桶倒入蓝色墨水,瞬间,仿若海中丝滑舞动的绸缎,绸缎一点点散尽,尽显水蓝影韵。为准确把握冰层的厚度,将它们放置外七八小时后,父亲几次去观察结冰的厚度,他先用手在铁桶的外壁轻敲几下,俯身贴耳细听,眼睛又盯在桶上,看冰层的变化。在冰层约两三厘米的厚度时,此时冰芯尚未冻实,冰壁又不至破碎,一切都在父亲的掌控下,待到成型了,将它们拎入外屋地,倒扣在一个大盆内。他用温水浇在两个铁桶的上面、外壁,经过铁桶的热传导,渗入到桶内的边缘。“嘭、嘭、嘭”几下,他两手拍打铁桶,感到冰层开裂,父亲抱着冰坨快速移到院子的两个木墩上,“咚、咚”两声闷响,冰坨脱离了铁桶。父亲用准备好的铁钎在大桶的表层轻轻凿开一个小的冰眼,随着铁钎的上起下落,冰眼一点点向周边扩大。伴着“噼、噼”的律律,冰眼开通了下面的冰芯,将水倒出。中央留出一个镂空,作为光源。浸入冰层的蓝,色泽明润,清澈纯粹。

小桶由于久冻质硬,父亲改用木锤轻敲。那双细长的眼睛聚焦在冰面,一次锤打,只听“咔嚓”,铁锤定在空中。“坏了,一定是冰层断裂了。”父亲皱起眉自语道。他对冰坨全方位检查后竟然惊奇地笑了,原来小桶的冰层壁面,出现些许几何状的断层纹路,整体没有破坏。意外变成了小惊喜。我贴近它做个鬼脸,那个被纹理扭曲的笑脸,古怪地映在上面。

看见父亲顺手找到一个小原木,锯好一个两三厘米厚的圆盘,将铁钉排成三角形钉在上面,我正纳闷呢,父亲把一支红色的蜡烛稳稳地嵌在三个铁钉的圆盘上,光源就做好了。

二十分钟的雕琢打磨和制作,父亲宽厚的帽檐下挂满了豆粒的冰碴,遮住他大半瘦削的脸。结满霜花的胡须,睫毛,在父亲脸上闪着晶莹,心一紧,我第一次感到了痛。四九年的冬季,父亲任冷冽抽打着身体,他嘴边不时吐出的雾气,向四周快速散去。那被冰坨泡过的手,已僵不成拳头,我方才欣喜得到的这两盏冰灯来之不易。父亲的那双手因外露久冻,落下奇痒的后遗症。

夕阳耗尽最后一点余温,将热闹和喜庆留给了除夕的夜晚。雪花姑娘不堪寂寞,身着一袭洁白,衣袂飘飘,为年夜拉开了序幕。时断时续的鞭炮,搅醒了满天的星辰,闪烁着星芒住进每家的院儿院外。

掌灯了!掌灯了!孩子们在胡同里提着一盏盏小灯笼,和雪花姑娘一起跑着、闹着,笑声洒满了除夕夜。

父亲将点亮的红坨用一个特殊的铁钩子钳住,小心翼翼地提起,置入那一盏蓝色的冰坨内,当笼罩在冰蓝内那一夜夜拉起的青黄火苗冉冉跳动时,我瞪大了眼,仿佛看到飘摇在幽蓝海面上的一盏渔火,穿越暮色,拨开迷雾,划破漆黑,点亮了月夜。童年寄予大海的神秘、渴盼和向往,那一刻,在一个孩子的眼里迸发出欢喜、满足。我拍着手蹦跳起来。

“还有那盏小冰灯没点呢?”父亲抚摸一下我的头说。我才想起挂在灯壁上那一串五彩的小灯笼。

那一盏白色的小冰灯,在父亲的手下,纹路里辉映着霓虹的色彩,耀出钻石般的光芒。老屋的院子里在燃亮冰灯的那一刻,母亲也掀开了一锅吉祥和喜庆。透过氤氲的雾气,弥漫着麦香空气,从模糊到清晰,看到母亲正俯身,用那双小而厚的手捻拾着白馍。白馍亮得晃眼,软得即破,香得甜糯。面,在母亲手里翻出了花样。

冰灯的辉映中,小山村的农家院里,全家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除夕。而我,岁月悠悠中,又悄悄长大了,一岁又一岁,直至长大后飞向远方。

是,光阴不在,记忆犹存。往事呈现的是记忆中真实的印象,那是望不到边的乡愁,而那冰灯,就是我想念中的一枚皎皎的月亮。

尔滨之恋

期待与冰雪童话浪漫相约

□满蛟

冰雪总让人想到刺骨的寒气,但在哈尔滨人的眼中,它们纯净而美丽,是降落到人间的天使。哈尔滨人每年在冰冻的松花江上采集冰块,做成千姿百态的雕塑,融入灯光,注入创意和情感,建造出美轮美奂的琉璃世界,缤纷绚烂的光柱在寒夜里闪耀变换,游人仿若闯入童话中的公主王子,冰雪被赋予了生命。这几年,中央大街一些冰雕里的小鱼总会引发人们的关注,我也曾按照视频里的提示,好奇地寻找那些被冻住的小鱼,它们在水中悠然游动的样子依然清晰可见,这何尝不是冰雪具有生命的一种具体表现呢。

冰灯是哈尔滨独特的文化符号,去哈尔滨看冰灯是很多人心中的愿望和情结。2012年,我来到哈尔滨读研究生,那一年的冬天我曾在冰雪大世界勤工俭学,对此了解甚少的我第一次被庞大的冰景震撼。之后我一直留在哈尔滨工作生活,今年又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,在江南和江北、工作与研究之间反复切换,当年很多老师和朋友都已经离开校园,各奔东西,变换工作、校园和周边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,但那些懵懂无知的青春记忆、关于冰雪的记忆,总会时不时地在脑海中浮现,我仿佛穿过时空隧道回到了过去。

这些年,我带过很多亲友走进冰雪大世界和太阳岛雪博会等景点赏玩冰雪,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厌倦的时候,因为年年翻新。每一年我还是会感到新奇,不停地拍摄照片,妄图留住眼前终将消逝的美景。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瞬间,比如笨拙学习滑雪滑冰的时刻、被冰上杂技秀震撼的时刻、坐上大滑梯感受速度与激情的时刻、抽动冰车体会重返童年的时刻、徜徉于老建筑间感受欧陆风情的时刻……但是,最让我感动的一定是上一个冬天。

去年冰雪季,哈尔滨的冰雪旅游成功破圈。哈尔滨以冰雪为媒介,让游人们尽享冰上游戏、运动的乐趣,品尝特色美食,感受冰雪艺术的魅力,点燃了全国各地人民的热情,让游客看到这座城市的浪漫与热情。红专街早市、俄罗斯公主、洗浴文化、哈药六

厂、大雪人、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、龙江秀、哈冰秀、蔓越莓、热气球、逃生伞、东北虎、冻梨摆盘、冰封玫瑰、机场交响乐、钻石海、热气球、左右哥、铁锅炖、大拉皮、小炒糖醋……哈尔滨人自发接送游客,商家免费发放热饮、雪糕,“整活”和热搜不断的背后是层出不穷的创意和哈尔滨人骨子里的亲切热情,妥帖周到。那段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刷关于哈尔滨的短视频,每一次都深深感动和振奋,通过网上的评论我得知,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整天关注哈尔滨,记得当时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留言:“尔滨一天勾引我八百回”。时不时,我也走上中央大街,感受多民族大联欢、南北大融合的浪漫和快乐,欣赏橱窗音乐会,走进冰雪嘉年华,走进蹦蹦公交车,品尝马迭尔面包夹冰糕。即使身处寒夜里,如果被快乐的气氛包裹,再多的焦虑和内耗也都不存在了。奇怪的是,我喜欢上了好多年都不吃的冻梨和冰糖葫芦。

记得站在松花江面时,冰封雪飘,夜色温柔,面对壮美的冰雪景观和熙熙攘攘游玩的人群,我呼出一口白气,心想,东北人也可以不用猫冬,走出暖和的家,感受冰雪的神奇,一座城市也可以让人“滨”至如归,成为抚慰人心的港湾。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,我很幸运。

哈尔滨大概是中国最热爱冰雪、最热情的城市了,冰雪连同多元包容的文化底蕴,塑造了当地人勤劳坚韧、乐观豪迈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。冰雪是流淌的音乐,无涯的诗行,铺展的华章。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,也特别寒冷,可哈尔滨人却用美妙的冰灯把寒夜点燃,吸引八方来客,用热情驱散了寒意,让人们在冰雪中享受生活。

冰雪一定有魔法,让人无法抑制对它的喜欢。它将松花江冻起来,供人们采冰,在江上欢快游戏,直到春天到来时收回魔法,让冰雪消融。大半年过去了,由冰雪点燃的“哈尔滨热”仍在延续着,也必将一直延续下去。期待下一个冬日来临,期待着冰雕雪塑骤然绽放,冬日童话如期再见。

过年的新衣

□王跃斌



《瑞雪》版画 贾修国

我小时候,上世纪六十年代,年年过年,都要换新衣服。

换新衣服的时间都是初一的清晨。那时,因为除夕守岁,我们刚刚睡着,就被母亲唤醒了,在迷迷糊糊中脱旧衣服,换新衣服。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我们的新年是从换新衣服开始的。

新年的衣服和鞋,都是母亲缝制的,单的棉的,长的短的,所有的衣服,都出自她的双手。母亲是职业女性。她给我们缝制衣服,都是利用休息时间,或者是节假日,或者是晚上。真想不出,那些年,她为我们缝制衣服,挨了多少累,受了多少苦。时至今日,她为我们缝制的那些衣服,一件都不存在了,但又似乎一件也没有丢失。

当年,我和哥哥的新衣服,色彩只有两种,一种是蓝色,一种是青色,样式基本是便服,前边带纽扣的那种。妹妹们的衣服则色彩很多,花花绿绿的。如此,每逢过年,我们家屋外,炕上地上,便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,仿佛是春的花园。

过年的衣服都是棉花絮成的。棉花容易松懈。如此,新衣服缝制得都比较紧凑,为了防止穿过后更加松懈。这给我们换新衣服带来了困难。裤子还好些。最难受的是换新上衣。那时,我们需伸展双臂,一点点地适应,怕的是别不开,扭坏胳膊。

母亲在给妹妹换衣服时,总是小心翼翼。她一边套着新上衣,一边念叨“绍窝,绍窝”,意在缓解妹妹的紧张情绪。任是如此,因为孩子多,难免出现差错。我的二妹妹,就是因为换穿新衣,造成右肘关节错环,找人整骨,又拼错了骨髓,结果终其一生,再也没有伸直。母亲对此感到愧

疚。乃至到了晚年,某年过年提起此事,还掉了眼泪,害得妹妹又是哄,又是劝,也跟着流泪。

穿新衣服难,穿新鞋更难。相比做新衣服,做新鞋更辛苦。那些年,母亲做鞋,要先打格,纺麻绳,剪鞋样,最后才是纳鞋底,上鞋帮,缝制成新鞋。

也是怕新鞋变形,母亲把棉鞋缝制得都非常紧。我们每次穿新鞋,都要用鞋拔子,任是如此,往往也会磨得满头大汗,甚至是咬牙切齿。我们家的鞋拔子历史悠久。据母亲说,它是外祖母的母亲传下来的,纯粹的黄铜,有很长的鞋苗。这样用起来方便,也能用上力。

因为新鞋挤脚,我们兄弟再出门拜年,总是摇摇摆摆,左摇右晃,像是喝醉了酒,有时扔小洋鞭,连带自己也是个跟头,比小洋鞭更响。

新棉鞋鞋底不隔凉,走过一段路后,因为温差过大,鞋底要冻出个冰疙瘩。如此,两脚刚刚适应了新鞋,又不得不应付冰疙瘩,否则的话,还会摔跟头。也是为了防止滑倒,我们常常把棉鞋当冰鞋,在雪路上滑着走。但最终还得找个地界,用件什么东西,将冰疙瘩除掉。否则,我们就无法走拜年的路。毕竟滑冰容易疲劳,也不是所有的道都能滑冰。

新年换新衣服的传统由来已久。《易卦通验》里就说,“正旦五更,整衣冠,于庭中爆竹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里也记载,“鸡鸣而起(正月一日),先于庭前爆竹,以辟山臊恶鬼。长幼悉正衣冠,以次拜贺……”

归根结底,过年换新衣服,都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,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新的一年祝愿和祈求,无论是古代,还是现代。